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六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20/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六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0.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 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六一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涇野先生文集三十六卷(二)

〔明〕呂柟撰
湖南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四年于德昌刻本

..... 一

矯亭存稿十八卷續稿八卷(一)

〔明〕方鵬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四年刻十八年續刻本

..... 五一六

涇野先生文集三十六卷

$$\frac{1}{2}$$

〔明〕呂柟撰

湖南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四年于德

昌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涇野集三
十六卷》提要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

庫原禮部侍郎致仕前國子祭酒翰林修撰兼經筵講官修國史高隆吉撰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建德徐紳海寧吳遵彭澤陶欽臯編刻

序

淳菴處士許君六十壽序

涇野子曰自予至江南與諸友之講學也在柳灣精舍則有休寧胡孺道喜予言未嘗忘退或劄記率相似也在鷺峯東所則有歙人許汝賢喜予言未嘗忘退或劄記率相似也比予居太常南所兩生以大比之後又同處三四月當其進修視昔者益通明且堅定焉來年正月十四日則汝賢之父淳

卷十

卷君六十初度之辰也汝賢與其姪壽卿偕孺道來曰象先甚不肖無以爲淳菴家君悅茲誕期且至象先歸將稱壽觴則先生何以教之手予謂孺道曰淳菴君則何若對曰淳菴恬靜朴畧不好華靡訥訥然嘗若不能出諸口有古周任之厚焉痛家業之中衰也北度大江耕商和州以資孝養嘗遭父疾親煮湯藥左右扶持晝夜不眠有古孫咎之志焉父令與諸弟之索居也其服餽器用倍厚于君示重嫡也君痛泣辭謝其父既卒遂以精美者分歸三弟自取朽敗後諸弟有婚喪之事則又竭力贊襄俱使得所有古薛包之風焉予嘆曰有是哉淳菴君乎汝賢今茲之致壽不可以他求矣夫敦厚

者先進之禮樂也。孝友孝聖賢之政事也。惟造詣有淺深則功用有大小。在淳菴君可謂生質之美。暗合古人者矣。在汝賢則當盡學問之功。益充其先美可也。汝賢不見江潁之蘊木乎。其初止一本耳。有善植者析其條肆而種之。不數年遂成千章之林。百丈之材。其上可以碑雲日。其下可以蔭行旅。皆其善植之功也。汝賢植淳菴君之道如植灌木焉。則稱於鄉黨者可以稱於天下。稱於宗族者可以稱於後世。其為壽於淳菴君者。豈啻數百歲哉。且驚峯東所之言。皆偶會之說。詞耳。汝賢一不能忘。至於創記。亦相似。矧淳菴君之道得於庭訓之久而受之躬行之餘者乎。汝賢能續成而光大焉。則雖悔翁之發壽齋亦可期而至也。又豈但式穀似之而已哉。是故享壽之名則在淳菴君。致壽之實則在汝賢。

盛氏族譜後序

太學生盛範卿從游于驚峯東所者三年。比予居太常南所。持所自編族譜一帙來觀。曰。稽家世若儀真者。自永樂間始祖伯謙公創為族譜以來。今族屬繁衍矣。無復有能再譜之者。稽生也。晚然而尊祖敬宗之心。惟思收族之意。則固與稽之年日進而不能已也。茲編且考則何以語之乎。淫野子聞之曰。夫世系作則本枝有條而不紊。世傳作則行履有據而可考。文訂錄則名德常著而不泯。紀卿之於家者如此。其厚

乎。且範卿兄弟四人。儉庵君蚤已令之析居矣。其第三兄業曉析而又貧也。範卿復請與同居。不忍遽去焉。當宗族之中有若人焉。則範卿之心可知也。然則範卿之為此編者。豈徒文字乎哉。於是範卿曰。稽諸教而先生以是語不幾於溢美乎。曰。範卿母是已也。不聞古之君子又使天下人皆能收其族乎。

朱程問答序

南昌太守婺源程君仲樸輯其遠祖允夫先生與晦庵朱子問答之言為一編。曰朱程問答。暇以問序焉。予披覽之。然皆辯難論孟之奧。疇咨太極西銘鬼神禮樂之群疑也。予然後知朱子集註諸經四書者。雖皆出于手筆。然亦當時群賢講論之功耳。若允夫者。亦其一也。仲樸乃能輯而表之。豈獨昭先人之隱績。亦以使四方治經之士知朱子之學有集諸儒之長焉。雖然。斯問答也。於解釋訓詁居多。惟吾仲樸質明而志美。學博而行篤。見人之善而扶其弱。見人之非而抑其強。蓋將以論孟經籍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不但一問答訓詁問也。夫然則仲樸之克之厥祖者。雖以此編傳之千萬世不磨可也。

誥封太宜人劉母陳氏壽序

太宜人劉母陳氏者。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前吏科都給事

中平萬劉子實夫之母也今年三月十有四日生六十有八歲且七十也而太宜人之

萬誥適至實夫喜走謂予曰世揚碌碌不才而吾母劬勞萬狀無以洎埃酬報切胃

聖恩家詞褒喜貴及誕期而世揚寸草春暉之心少舒不知何以使吾母至千百歲也且吾母自能室吾父誠庵君也力持婦道夙夜匪懈及父既沒秉節不邪端系動儉閨範懋昭閩人稱貞焉吾有兄二人前母林氏之所出也吾母子之無異於所出焉鳩之愛可方古昔閩人稱慈焉不識此可以致千百歲乎曰是在實夫已耳且予嘗聞淮水之名矣以為出

聖野先生文集

卷十

四

台簪山者即洪流也近過其地而詢諸人其發源止可濫觴耳及潁汝渦泗諸水以次而入然後其流始大與黃河江漢並名齊驅稱四瀆焉故在太夫人者百年之貞慈也在實夫者千年之貞慈也實夫不見易之言貞者乎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實夫之在諫垣固已秉貞矣自茲以往或外而藩臬或內而卿相皆秉是貞而不渝焉上足以格乎君下足以帥乎僚攜其心雖與天地日月爭光可也實夫不見曾子之論慈者乎其言曰慈者所以使衆也蓋民餒其腹雖或使之則腹糲不欲行凍其體雖或使之則體解不能行實夫還為司牧固已嘗用慈矣

自茲以往或外而賦政或內而陳善皆用是慈而不改焉近足以悅乎民遠足以育乎物擴其道雖與乾坤母比恩可也是其為貞慈也豈非延太夫人於千歲者哉昔者孟母有仇氏生孟子而失其夫守節矢靡他及教孟子學為聖賢至於三遷其居不以為勞誠可謂貞慈矣然微孟子承其貞而廣之以義體其慈而擴之以仁何以訓當時傳後世也則有仇氏者固戰國時一婦人耳奚能至今千百載猶誦孟仇氏如存不沒乎實夫必有所取於斯矣

贈宋君獻可陞知真定序

仰山宋君獻可既有真定之擢同鄉楊叔用諸友適來予為之喜甚曰

聖野先生文集

卷十

五

聖天子於此地真得人哉叔用曰涇野子之喜其以獻可為鄉曲之英乎曰固然但吾儕有知地者或不知人有知人者或不知地予知地又知人是以喜之耳今夫真定隸州縣三十有二西盡於平定東薄於瀛濟東山帶河接海據關拱皇極而通群省蓋京師之門庭畿輔之要地也往者正德中流賊亂於抵霸真定無守以控阨之遂使衝突馳騁南騖河洛縱橫於汝蔡徐淮之間毒及天下蓋此地風迅沙飛人馬剽悍一迫於饑寒而失其心頃刻呼號輒成群黠雖有濬泚沙漳之險不能為之限域也叔用曰獻可之為御史則嘗

聞之矣巡城則參論監局之食糧堂則會彈權姦之彌進
刻述職官而言無不當巡下路江而威無不宜其他條陳江
防諸事緝獲通番雜貨帶本并點軍門以及監試科場
之差皆風力烜赫在人耳目者也此其人以守真定足如其
有餘裕矣曰雖然予之所言乎真定者非但已也真定當衝
路之徧民疲於力役而艱於衣食予欲使吏部趙晉之閒難
或冠蓋相屬於路而民有不生疣足不生繭也雖或糜芑直
屬之未獲而民杵舂簞殮不缺也雖或麻集綿絲之未收而
民寒冬衣褐皆完也雖或晝不建旗於城夜不振鐸於巷而
終歲犬不生竈馬春生肉也取用曰若是則又不知獻可何
運野先生文集 卷十 六

啟書之則愚者亦改其過矣賢者益勸於善則仁政流行於
四封愚者亦改其過則暴政滅息於一日如是而民力不蘇
衣食不足者予未之前聞也他日獻可言此郡之奔走繁劇
無暇時曰苟有子民之心則雖奔走送迎之煩皆仁政耳獻
可又曰巡江之事偶然之見恐不能以周茲郡也曰是在克
已既盡則認人不錯於天下且有餘況於一郡乎獻可苟持
此不變其學他日身都卿相進退天下人才如辨黑白於予
言當一驗也况獻可孝敬忠信剛明正直鄉黨皆稱之乎獻
可陝之延安鄜州人起家嘉靖丙戌進士

贈滇南野升陝西憲序

陝西榆林之西路在延安北數里即古大順招安萬里之地
蓋切近虜境之要路也舊額除按察憲臣一人駐劄新城以
督理糧儲整飭邊備兼理詞訟凡民庶之安危軍士之勇怯
將領之勤惰皆得稽察予以壯國威而禦外侮誠重任也邇
者三年述職考察既黜其陳官者矣與論以此地非廉明威
惠信厚周慎者不足克堪乃選於衆得吾南野須公孟觀以
界之當是時南野方奉勅出巡廬鳳等處屯田而都憲治齋
萬公又嘗題將蘇松徽寧等處屯田一體撫管司徒與浦王
公亦坐名題准清理營務倉場教場等項地土行且三年諸
劇就緒

朝廷稔知其才賢故復有是權耳予往拜南野退遜以問西路之事予曰夫西路予雖未獲履其地然予西人也亦嘗聞其大畧矣使南野移所理南畿屯田者而往治之豈有不如拾芥者哉夫士有五懈而馬有三罷穀粟後費則腹懈布花運時則體懈賞賚失實則勇懈曲直混淆則心懈苦樂不均則情懈青不及接馬罷于野秣無飽馬罷于廐行不累數馬罷于陣懈與罷既除而邊塞不壯者未之有也則何以能之乎惟在登其將領耳往在正德間聞他衛有貪將奪懈罷士馬者也一日虜驟入塞士馬不肯為之前卒至失機其貪將猶侵漁其下買絨蟒內賄當路以求逭誅未幾大敗殺士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

九

民殆數城而後去其官當其時雖貪將之罪亦諸監臨察視者之過也然則南野茲往先問士馬即知其將領矣昔者有宋韓穉圭范希文皆嘗經畧延州以北之地即今西路諸處也穉圭則增土兵以代戍兵久之器械精堅諸城有備至謀取橫山以撓夏國希文則鑿昔田復廢寨練士卒熟老亦為之來歸當其時至有軍中有韓范賊皆心寒破膽之謠大宋去今不遠其故迹遺法猶有存者南野誠取其長而用之雖他日出將入相以總制三邊亦有餘也

贈呂君言性知兗州序

觀復呂君言既有兗州之權其刑曹諸寮來曰則何以贈

兗州予予曰夫兗州先師夫子之鄉邦也夫子與諸弟子論政者多矣君言能取其二三策焉足可以治兗州矣昔者夫子語子貢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語仲弓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蕪斯二者其於兗州也如運諸掌乎諸寮曰君言嘗北為戶曹南蕪刑工在鈔關則杜請托而包攬息在此田則立即慎庫而金籍明論採珠之弊至罰俸而不悔致聽訟之慎於傳致而不事此雖於兗州有餘也何賴於二子之政哉曰此固君言有立政之本但其致用尤不可以廢古耳於此有畜絲積羽之人不可謂無具矣然非學水凍之法于懷氏豈能得澆水漚絲暴日與井之詳非學於羽之法于鍾氏豈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

九

能知漬港舟楫三入五入七入之數哉故事必法古而後可以得道也蓋在子貢者乃安民之要在仲弓者乃用人之方夫食者民之口休也兵者民之手足也信者民之腹心也得乎民之口休則手足腹心皆歸我也故安民之政以足食為首闔郡之事非一人所能辦也是故有器使之道焉則有司當先矣有己日乃革之道焉則小過當赦矣夫然後去其不職者進其克職者賢才當舉矣故用人之政以有司為先今之饒民食者豈易矣或濫其額以取盈或致其期以足賦或追其蠲以填虛或玩其時以誅無或重其役以鬻產或博其罰以耀威機無方丈之布而官有匹繡之征田無長畝之獲而

公有庾余之取凡此皆可以絕民之咽喉而銷人之飢膚也此奚以足食乎有司之不先者凡以恃已之長耳誠能委之錢穀以觀其廉察之桑麻以觀其惠試之甲兵以觀其勇謀之禮樂以觀其文移之刑罰以觀其斷字民矣雖傷而不與怒也且注褒戍民矣雖諂而不與喜也且注貶如是以先有司未及舉賢才也即有司已變為賢才矣夫充也統州若縣幾至三十凡古之曲阜滕嶧鄒單洙汝鉅野曹穀郕費諸名邦壯邑皆與焉而君言廉明特正抱立政之本

聖天子已知其賢材而遴以畀斯地者也誠又兼三子之政以往焉豈不可收兗州之治如昔人不下堂而成者哉夫苟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

十一

持是道而不已其功也雖他日身都卿相若夫子告顏子以斟酌四代之政者亦可證而學也君言揚之江都人起家正德辛巳進士

贈陳師禹出守岳州序

南京留守後衛指揮使周時準平者玄庵穆子之門人也以予厚於玄庵子也遂以事玄庵子之禮以事予一日謁予曰平有上司武選南橋君者蜀之巴人也往年以工部營繕主事督理南京

太廟功成大司空石湖何公疏聞焉尋得進位武選竟不失嚴慎而有禮凡平之諸條輩無以為南橋贈惟吾涇野子一

言將無不可乎則應之曰夫南橋者豈非陳君師禹乎吾又敬之矣當其登癸未進士也予與其文學之材焉及出令長安也予與聞其循良之政焉若營繕之事時予方守尚寶數出長安諸門而師禹量度謀為之詳課工節財之法披星沐雨之勞夙興夜寐之勤又予所親見者也今時準言在武選者又如此其美也斯其人以守岳州夫何有哉夫岳也沅湘衡岳接其前漢沔州峴帶其後左瞰洞庭右俯彭蠡蓋燕有江湖之勝者也民雖刀耕火種而尚義好文之俗不減於舊以師禹而治之猶建瓴水於高屋耳雖然逐歲以米水旱為害於天而誅求肆害於人民之罷於衣食者亦甚矣故君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

十一

子治郡之罷猶醫者治人之病其受痛之急而救之斯民免於危亡耳或曰何以為先乎曰是不可遙視而闊料也夫醫者之劑也必先切脉而後知病之標本是故病在臟則後腑病在腑則後臟故穀梁子曰民勤于力則工繁鮮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蓋得其道矣師禹如知切脉之仁於仁岳州也必先求策策獨而恤顛連塞糴食之實而補樞木之缺家與之穀粟而戶授之絲麻矣如是雖旦夕之頃亦可起其罷也昔者陶士行亦嘗鎮巴陵即今岳州之地也當是時方有杜弢之亂而士行乃使鄭攀平定其地綏懷得宜深得荆楚人心況今其地久露濡乎

聖化又非士行時之可比也而師出之材賢所至取效又彰彰如此則雖於全楚無難也而況於岳之一郡乎夫苟持斯志而不渝也尋見其政成民頌晉掌藩臬入都鄉相行道于天下揚名于後世又何不可到哉

贈陝西叅議南庄喬公序

南庄喬子伯藏守南京浙江道御史六年矣今春有陝西叅議之擢駐劄莊浪報至吾謂吾鄉之士曰莊浪其得人哉夫莊浪在西寧之北鎮蕃之東迺古月支龜茲之地故吐魯番覘於前匈奴剌伺于後亦不刺竊據于西海治北衛孤懸河外甘肅賴以餽給臬蘭藉以藩護實一邊之要地也得吾

聖朝先生文集

卷十

十三

南庄以分守乎茲聖天子其無西北之憂乎或曰南庄惡乎長曰惟其有實心耳不見江南之為難人者乎以栢為核以杉為題以錫為絳緯而織之以鋒其巔於是室宇暢達貨財攸居長幼卑尊皆為之安樂飄風不能撼其躬積雨不能蝕其本暴客不能肆其刃比鄰不能攘其鷄凡以栢與杉皆實心木也即者大工之興計費可二百萬鎰以太倉內帑不足也乃派辦于天下蓋將人人賦而戶戶科也少有愛國之心者不勝杞人之憂矣南庄遂奏言曰海內未脫凶荒而各曹量有畜積如戶曹之餘盈餘謀兵曹之缺官柴薪工曹之沒官賦仗及各處撫按司府之賍罰剝派苟一那移動

支亦足以斬食急用於是上允其言即天下之閭閻遐荒皆愛其賜此非有實用者乎往者予及諸友講學於鷺峯所既久而未效也他日南庄及其僚方體健數過予一日講及此學南庄曰予與休健二三友默約一規善則相勸過則相箴政則相議功則相勉以為慎獨之學且數年不敢以告人予驚嘆曰蓋嘗觀君之行事而重其復聞君之言論而嘉其識者已舊矣豈知乃陰為是功哉此非有實學者乎是故有實用由有實學有實學由有實心南庄予持是有實心以蒞莊浪豈不足以捍外衛內如江南之難人者哉往者吐魯番用牙蘭之計結婚于亦不刺等類黨勢強勝掠哈密奪其

聖朝先生文集

卷十

十三

城印至使甘肅震援

朝廷累遣重臣經理其地歷數十年而未定使當時莊浪有守預防而早圖以佐甘肅之棘豈至是哉然則南庄斯行以實心而布實用者當如救焚拯溺矣今夫大中之民上國之士苟一食不繼則朝不能以逮夕一衣不足則冬不能以及春而况邊陲之子疆圉之卒身履沙漠之地躬禦虎狼之寇苟枵其腹瘦其體而欲以得其死力者予未之前聞也然則南庄推廣實用以強此衛之兵聰明睿智皆由是出可也他日兵修政成晉臻卿相守在四夷亦自是乎南庄勉哉南庄名英保定東鹿人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莊浪篇有序

莊浪篇申贈南庄喬子也恒齋子見知于南庄子南庄子有
莊浪之行恒齋子問于涇野子涇野子爲作莊浪篇云問莊
浪卒曰夫卒也既遠酒泉亦迷西寧孤處黃河之偏無所附
依倚東則白羊石板不守倚西則鹹水大沙無其安灣紅城
以爲朝暮武勝老稚而作比鄰負弩而腹不宿飽執父而肘
不抗扎蓋三邊之苦卒也故君子常綏之如子弟焉問莊浪
馬曰夫馬多以茶易之蕃人以給衛卒者也其寺苑閑廐之
馬至者則鮮焉卒得其壯者且或羸矣得其羸者豈能以有
馬哉卒不能以有馬而責馬于卒并其卒亦失之矣是故戰
無彪虎之壯追無飛翰之疾退有班布之怯是歸罪于泥濘
之陷也問莊浪衣糧曰豈惟莊浪凡三邊之遠皆闕陝八府
之民所供饋者也故自潼關以西未秋則男舂粟曰將以食
邊也未寒則女織布曰將以衣邊也然粟至而卒或無斗食
之入布至而卒或無尋丈之憲蓋率因公以先扣緣役以預
奪矣于是卒不能自存離位取裝于其籍裝即辦而返伍則
又次第以賂上官其營屋猶然懸磬四壁立也故雖以全陝
之力不能給三邊之費矣乃不免招商於下取帑于內如是
而猶或不足于是寒餒之士閔弓而起如近日寧夏大同之
手力將領者已數數也彼且不誘虜幸矣又安望其禦邊哉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

十四

餘冬序錄序

餘冬序錄者燕泉先生何公之所著也蓋於經史子集文武
事變皆旁搜博取而詳說之矣昔楚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楚子遂以為國之善人寶之過于白珩公固
楚人也又生值 聖明之世而乃有此錄言雖述乎舊物論
實裁以新義豈惟使人考古而通今亦可以使人勸善而懲
惡予未能習於倚相當其學忍亦不出此也人徒知公奉身
潔白復官方正政事在邊鄙忠鄭在 朝廷以為漫爾樹立
也亦豈知其學有源本如餘冬錄所具者乎則公當非明時
可竄易一善人乎然乃使披開置散序其學於餘冬錄竟拜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

十五

在上而野有道賢此何以辨也雖然問諸錄中所論類曾思
孟之際周程張朱之故不可謂公無所見也顧乃以魏董遇
之三餘齋齊越之十五年學漢東方朔之三冬不畜枕自比
則公豈專博物洽聞者哉昔之君子率隱約以平況者其志
遠矣然則觀公之道若無徒繫於其自序也

賜山永慕詩序

賜山者葉君世民之別號也其子定甫必從予遊於太常南
所每言賜山自幼至艾未嘗有一不順親之心亦無私貨私
畜獨其父竹軒翁暨母劉氏之疾嘗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既
卒哀毀逾禮兄若感泣遂築室父母墓傍當賜山之麓因號
賜山蓋欲其舉自入耳不敢忘親也於是其執友傷其意矢
為詩賦作賜山水慕卷云聞之休寧人云賜山常自痛曰古
語云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其殆萬邦之謂乎然則賜山
真可謂永慕者矣予謂定甫當努力斯學終日乾乾夕亦惕
若務使道得於已而學成下身處則化鄉出則濟時使賜山
子身親見之無或少惰其力孝有不及亦若賜山之永慕竹
軒翁也

贈鶴亭主公考績序

鶴亭為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已又改撫遼東未洽三年晉陞
南京大理寺卿閱四月通前理考三年績云于是南都自大

司馬紫巖劉公大家宰介谿嚴公以下皆有贈章其條楓崗
徐公請予為之序予雖與鶴亭為同年然自予被謫以來數
任於南其在大理平允之績身親見之矣其在大同遼東者
則未能與聞焉楓崗曰大同遼東邊境止二百餘里軍民被囚
奴虜去逃回者公嚴諭邊守審明護送該隸處所其原籍本
鎮者官給押送人役白金五錢外省者倍之於是虜中走回
人口父母妻子咸得完聚而又撫恤窮困令各得所未幾以
他論改用公于遼東然遼東之地與胡為隣每遇開市入貢
公撫處有差虜率信眼莫敢侵掠其諸將官固不固守疆場
弗敢貪功以啓邊釁已大饒人相食公奏發內帑賑濟地
方賴安予嘆曰嗟乎使公未去大同即往遼東而又復
召用也則郭鑒馬昇輩未必興亂而韃靼諸胡未必至遼敢
盟大同肆行挾制如近日者也夫銷患於未萌之前人所不
見其功率以為細也平亂于既熾之後人所共驚其功率以
為大也然自君子論之惟獨取於曲突徙薪者耳則公之功
亦可想見矣昔者李牧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句
奴以便置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習騎射謹烽火
多間諜為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
歲無所亡失趙人皆以為怯乃以他將代牧微功生事致囚
奴為邊苦所得不償所失尋復用牧牧終守前約乃大破殺

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
公雖比方于牧不可乎雖然撫邊之功似難而實易乎獄之
績似易而實難昔晉士燮常重內憂而輕外寧者良有以也
是故汲黯王旦在內而淮南西夏之謀皆寢若唐宋之季喜
用紛更之人即天下日趨多事矣然則公之於此固有所隱
於心而思追踪乎張釋之于定國不已也吾知其必仰思皋
陶上弼

聖主下慎庶獄使風動四方而絕壘夷猾夏者亦在斯行乎
公字應時武功中衛籍直隸舟徒人以進士選授監察御史
有直聲陞山東按察副使整飭天津兵備克復劇賊欽賞彩
段花銀尋陞山東參政已而按察江西布政河南皆著有意
績云

贈南野歐陽子考績序

南野歐陽子崇一以翰林編修出為南京國子監司業今將
考三年之績于朝也南都群公卿皆有贈孝大司成鍾石
費公欲為之序或者聞歐陽子之考績也問曰治水者以
疏為功治火者以焚為功提兵刑者以平寇決獄為功
皆可指而見也歐陽子為少司成職在訓迪諸生其事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乃亦謂之考績何也涇野子曰亦嘗見此門
作室者乎解人計銘以受金笮人計樽以受屨櫟人計櫬以

受資饒人計塔以受餼若乃定銘以示分比樽以示度差櫟
以示數會墻以示壘則惟工師者懸尺斗而操繩墨以指揮
之者也是故他吏之為功雖顯而其效甚近司成之為功雖
隱而其效甚遠愚乎存曰惟在正士習耳夫立誠而言蹈矩
而行奉規而學者士率如此雖謂之習不正不可也工於媚
悅閑於奔競安於偷惰者雖謂之習之正亦不可也士習如
此皆正也即天下吏皆得其人而民蒙其福不啻一水火兵
刑效治耳歐陽子蓋嘗識其機而用力於是矣當其績又孰
能為之大乎昔者陽城實為是官也諸生有三年不省親者
城曰諸生篤于文而薄于親吾又何以教為乃遣使歸省於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 十九
是一時士習以孝為重聞今南雍之士固有不得遣而數歸
省者矣豈其賢於陽城時之士哉蓋多假借之言不勝告乞
之繁即先誠之訓又為後偽之因耳歐陽子有父母具在也
曰德既仕於此不能歸養而又離遯二親其謂諸生何乃頗
迎二親晨昏定省三牲以養愉悅之誠風流南國於是諸生
曰歐陽子豈惟言教將以身教我者乎薰其德而化者蓋種
種焉聞歐陽子嘗為州守其撫字之勞又與陽城在道州者
同又安知他日或當大論力定國事不與陽城同哉然則歐
陽子雖為今之陽城不可乎昔予校文癸未會試嘗見歐陽
子試卷矣嘆其弘博醇實當冠易易也然歐陽子學于陽明

王手其爲文策多本師說當是時主考者方病其師說也予謂其本秀曰是豈可以此而後斯人哉其本秀執諍終不獲前列一時遇閱其卷者皆惜之及歐陽子爲司成遂以其師說良知者日講授諸生益擢充而廣大之蓋將仰師孟子并其良能者亦以率人不但思同陽子而已歐陽子茲往固知有所壘壘於是矣於是鍾石公曰佐吾立師道于天下者正有是耳

贈羅江先公三品考績序

羅江先公之在南京也仕大理卿者二十有一月仕工部侍郎者七月仕太常卿者八月蓋三年於茲矣皆三品也考其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

二十

績予朝予在侍未將授大理工部故事醺諸上卿以餞且徵文也公乃謂其屬顧下彥夫曰無以為也茲既與涇野子同僚即涇野子文可也醺餞亦從太常故事宜予嘆曰予久薰公之德而諒公之心矣茲也果若是乎夫大理之平及居多而不執不隨人之生于公手者衆矣工部以節省爲正而頽廢亦未嘗不與勞之若於南邦者多矣若太常之寅清日懋肅恭匪懈不愆陰德格明神又予所親見而景式之者也然此皆不足爲公多惟茲遜處簡靜不賴榮權則豈人之所易及乎初公舉進士知安仁縣時以父鷗侶先生年高路遙不能迎養至今言及猶尔隕淚及自太興進選監察御史

蓋嘗迎母楊淑人於京邸楊淑人不習其土也遂舉還順德未久公以懷母之故申乞終養其言詞懇切讀者酸鼻當是時公爲御史已七年矣首差督捕盜賊嚴校不能刺其隙再差查盤湖貴同事無不服其節三差巡按應天微寧諸郡而貪猾豪黠無不畏其威於是御史大夫深加器重簡掌本科者一年而輿論歸高且晉丞大理也及終養疏舉僚友皆慰勸需遷雖遠翁家宰亦憐其才而沮其行公曰光之恩母瘳日如年不知有此官矣泣涕俱下遂翁愴懷始爲之調護乞旨焉即日戒行中丞東沂王公令諸御史輟公出送以榮孝舉冠蓋祖帳聯絡都門有丁御史楷者比諸陳茂烈云歸養七載而楊淑人歿服闋撫按司府數爲勸駕公復引疾再告亦獲所請爾乃寄情山水固將終身於是巡按廣東涂謝諸君訪知其賢屢奏恬退以列其純孝睦鄉之實然則今茲三任之績予雖縷縷數也又豈足爲公多哉昔公之爲安仁也一志慈民凡陂塍塘圳疏治殆盡野無曠隴安仁人至今賴其利又善於折獄民心悅服凡近安仁州縣者之有訟也無不乞於撫按臬司以歸聽焉故公雖受一邑之命而實兼數縣之事迨正故宰桂公安仁人也公在安仁時桂爲諸生安仁之政心所服也比至執政薦陞通政叅政再陞太僕少卿及拜莊院僉都御史家宰方公謀諸中丞汪公汪首稱公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

二十

方以公鄉人也抑陪以吉林公皆未用尋言官論方事乃波
及于公注因極陳始末公心斯白夫即使公欲進之心速則
十五年韜晦山林又何以辨也 聖心既知其賢尋陞南京
光祿卿焉且公舉丙辰進士今四十年矣同年者數位至尚
書或且尚書致仕以去而公始階工貳乃又以南
太廟災自陳乞休不允改任今幸績又請以前官致仕亦不
允則公委曲於進退之間者蓋未嘗不以十五年山林而為
念也又安可以今三任之績為公所多而屑陳之手雖然以
十五年山林為念者公之本心以千萬世社稷為念者臣子
之至願也公其益懋有位仰答

聖野先生文集

卷十

二十二

聖慈不日丞在輔相聲輸忠蓋措

國家於磐石之安於公靜養之素志不亦愜乎遂初之賦姑
置勿及云

壽容菴處士程君世大七十序

容菴處士之七十也其子爵欲上難老之觴以嘗從予遊也
欲予有言又以予數言處士也未敢遽請比予起南都而北
上乃囑其戚友胡孺道追予懇壽言予方有公事也未敢遽
應孺道曰先生豈以容菴君為不足耶容菴君世居休寧之
由溪剛方樂義喜事父母於其沒也作泣椿見萱三卷求名
筆不下數百篇石乎陳內翰為之類次成編名終慕集而先

生亦既歿之矣其造書星課子居紫遠近求士燈膏有助即
伯鄭雙石公高其義也為書萬峰書院以褒之君又買地一
區為義塚以廬里之貧餒構永濟石梁於歛之衝路創祠宇
以合族人皆其所義舉也寧可不一言乎淫野子曰子豈不
知處士哉昔予嘗抄釋周程三子書授其冊於爵處士見而
悅之曰是書也豈爵一人私哉遂捐金刻梓于由溪使江南
士慕程朱之學者皆獲一見焉夫三子之書誠予素所耽愛
然予一人抄釋一人行之而已得處士以刻千萬人皆可行
也處士斯名不亦稱情乎此其壽雖數百歲可也若乃克處
士之道處士則肖之于學仕則宣之于政壽致數千歲而美名
不泯者非予與孺道所能則在爵乎爾則在爵乎爾

聖野先生文集

卷十

二十三

贈楊叔用陞知馬湖序

賡施揚君叔用仕於南戶部主事至正郎六年矣乃有馬
湖之擢凡吾鄉縉紳在南都者及叔用知舊諸君皆欲予有
言以贈而叔用亦曰先生如有言也其詳說馬湖之政本源
將奉以周旋焉淫野子曰昔者子之為祁縣也身率以正慈
惠百姓無火妄舉民有訟爭與分曲直各中其情兩造驚服
善者咸勸頑者改圖遠如澤沁亦乞上官於君歸聽蓋凡所
垂執法身猷未嘗因勢低昂者遇征稅先期令辦惟恐為
虐比去祁祁人涕泣攀送如失父母當其時子亦奚有所言

予及子之在戶部也戶部以金穀爲職而銀庫總巡之差則又大且重焉子守銀庫凡出納交承之間雖數百萬之衆十三省之輪罔不明實無錙銖其督修庫室可十年巡倉則攢典具潔運官報長率速完起細至幕搭草式皆與輕豪簡裁靜重惠澤玄施於是戶曹堂屬指數歸富其時子亦奚有所言乎則馬湖之知人皆謂子才大而郡小枳棘棲鳳矣又何待於予言邪曰惟馬湖艱哉蓋古隸侯國之境漢置犍爲牂牁二郡唐則置犍爲牂牁浪瀾四州地雖以府名屬則無州縣蓋皆夷夏雜居散處山箐者也本源豈能以理祁縣與戶部者理之耶曰君子學有要領則應無不當心有

重刊許山屋百官箴序

則爲馬湖若是之易也曰自吾拙樸子十年於茲矣未有能用之者而子言於是行於是或以決疑政蘇困吏亦於是足知其所爲矣自子居戶曹七年於茲矣所服猶士服也所居猶士居也食無二味用無長物至拜四品不能具衣紳足知其所守矣予嘗見世之仕者矣有以官爲仕者有以道爲仕者以官爲仕者惟恐其官之不日陞也道或不加增焉以道爲仕者惟恐其道之不日陞也官或不加美焉子之往也如馬湖之政成則道斯陞矣視彼道不增而官日美者孰爲榮辱得失哉子必不以馬湖爲遠必不以泥溪諸長官爲惡

百官箴者有宋山屋許君太空之所著也太空嘗讀周辛甲虞人之箴於是作箴四十有九篇蓋自左丞相以下至太子太保師友僚屬其諸司群辟亦畧具矣而於丞相經筵諫官尤致丁寧焉蓋將上以爲德下以爲民不啻儆百官已也初太空讀書岷嶓嘗受學於鶴山魏了翁先生與謝枋得爲友學有源本及廷對憂勤逸樂之策則謂使人君逸樂者宰相竊權之具時相深憾之他日有徐元杰者攻史嵩之私史陰敕元杰君率三學諸生伏闕訟冤致論朝廷特政三事又忤賞相故道故雖行如此其高也官終運幹而止然則百官之